

阴那山志

(增订本)

·程志远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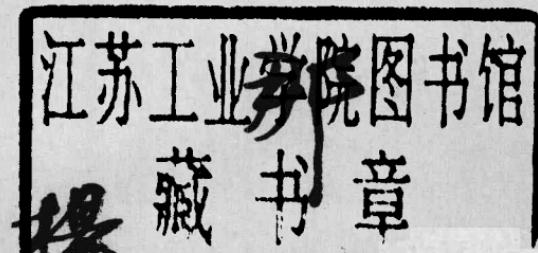
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程志远 增订

陰



陽 資 元 山 志

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新序一

罗 滨

《阴那山志》的重新整理和增订出版，是文化领域中的一件好事，也是对侨乡梅州全市旅游业的一大贡献。

粤东名山阴那山之初志，起源于明末。那是当年著名文士李士淳（二何）先生亲手编纂，已有三百多年历史的一部名著。作者对山志的重视，从《阴那山志》序中可以看出：“国有史，家有谱，而山有志，其传于世一也，而厥旨殊焉。”李士淳在把山志与国史、家谱相提并论的同时，也慨叹在历史上三者的不同遭遇和命运：国史“昭美恶，垂劝善，千古志林备焉，经世者宝之”；家谱“溯源本，别统系，百代实录存焉，传家者宝之”；而山志呢，因其“图山川之胜，著创建之遗，稽佛法之源流，列骚客之坛坫”，故“不为世所宝，间多略而弗传”。

李士淳先生这一段文字，是对历史文化现象的概括，实际上又成了某种“预言”。他自己亲手撰写的《阴那山志》，到光绪年间时，几乎面临“略而弗传”了，好在当时的有识之士李闻中先生，把它增订

重印，才得以保存下来。

《阴那山志》从光绪年间增订问世至今，不过百年，“传于世”的情况已经变得十分可怜了：阴那山灵光寺，没有一部；梅县图书馆，只有残缺不全的半部；广东省中山图书馆，侥幸保存了一部。这种现状，令有识者十分担忧：再过若干时期，如果“半部”、“一部”也湮没了，那可怎么办呢？改革开放以来，由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重视优秀文化遗产的挖掘传承，也由于地方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，重印和增订《阴那山志》的呼声已经时有所闻。但是，谁是有心人呢？谁可以而且愿意担负起这项使命呢？多年来，人们在期待着。

终于，我们盼望到有一副热心肠的并足以胜任这一使命的有识之士，他，就是程志远先生。程先生对地方文化遗产有深厚的感情，他这几年来不断深入研究、着力整理客家地方文献，卓有成效，计近三百万字。近年，他与其他同行，先后厘订、整理、重印了《乾隆嘉应州志》和《程乡县志》，为地方文献的保存与流传作出了重要贡献。这部《阴那山志增订本》的问世，是他亲自动手校订补充、请人资助付梓的，可以说是功德无量，功不可没。凡是有幸读到这本书的人，大概都会有这种感觉的。

我祝贺《阴那山志增订本》的出版！同时，我也希望人们向程志远先生热爱地方文献的精神学习，如果大家都对州县典籍“秘则宝，宝则爱，爱则传”，

那么，就一定能使“文化之乡”添美，为“历史文化名城”增色。

1994年春于梅州

作者：罗滨，笔名洛川，系原中共梅县地委宣传部部长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华诗词学会会员，广东中华诗词学会和岭南诗社常务理事，嘉应诗社社长，梅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。

新序二

黄俊贵

阴那山，粤东名山，闻名古今。山脉长300余公里，成于一亿多年前中生代白垩纪燕山造山运动期。主峰为五指峰，高耸入云，海拔达1297米，群峰山岩峻峭，洞壑幽深，草木葱茏。山间古刹灵光寺，属广东四大名寺之一，始建于唐代咸通年间（公元860—873年）。其殿顶菠萝形斗拱独特，为建筑之瑰宝。门前千年古柏枯荣相对，颇多迷人传说。历代香火鼎盛，参拜者众。然“鹫岭一峰”之阴那山，几经沧桑，“慈之慧日”之古刹，历遭浩劫，幸得各级政府多次修葺，海内外信士热心支持，至今丰姿胜奇犹在。

《阴那山志》，邑人翰林院侍读士李士淳（二何）编纂于明代天启辛酉岁（公元1621年），其经三次重刻，已残缺不全，仅清代光绪六年（公元1889年）重刻迄今亦百年。

为使此灵山名寺之文献供今人共享，地方文献专家、梅县剑英图书馆副馆长程志远先生（中国索引学会理事、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、中国百越民族研究会

会员、中国华侨文艺家协会会员，入《中国当代历史学者辞典》），在广搜异本基础上，编排程序，句读条理，校订注释，增订补缺，经一番努力，终于完成《阴那山志增订本》，实属可喜可贺。

梅县乃吾故乡，于北京工作卅载后，近年入主广东省中山图书馆，深知收集、整理地方文献之甘苦。吾钦佩程先生热爱客家文化之诚，潜心治学之勤，编整地方文献著作之丰。甚望各界有识之士整理、出版更多客家文化研究成果，传于世人，为弘扬祖国民族文化，为梓桑建设作奉献。

作者系我国知名图书馆学专家、研究员，兼任北京师范大学、中山大学教授。曾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长、《中国图书馆学报》主编。现任中国图书馆会常务理事、广东省图书馆学会常务副理事长、广东省中山图书馆馆长。其学术业绩入《图书馆学百科全书》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，1993年）《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》（中英文版）等七种人物辞典。

增订前言

程志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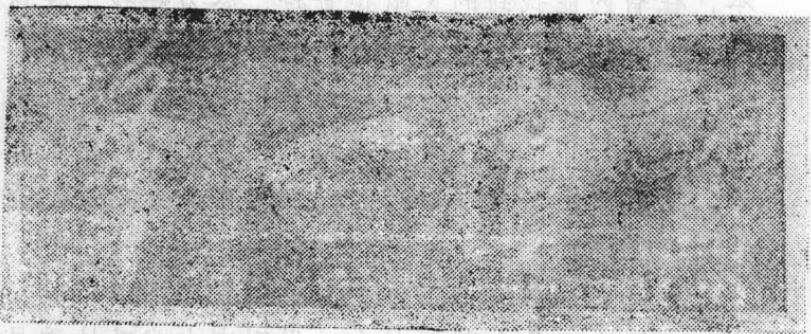
《阴那山志》得于乡贤李士淳，初纂于明代天启辛酉岁。三百多年来，几经重刻，传至今天，在素有“文化之乡”美誉的故乡书馆里，仅存半部了。海内外读者，每欲寻找独具客家地方山峰、寺庙——阴那山、灵光寺的资料，都望馆长吁、望书兴叹。从事教育——文艺——文化工作，再转为图书资料工作三十多年头的我，与广大读者一样，同有寻找文献资料之迫切心情和艰难程度的体会。四方八面的有识之士，多次敦促，要对屡经风雨的地方志书，认真整理、重刊。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意有而愿难遂啊！只有在“挖掘整理民族文化遗产的工作很有意义”（李瑞环同志语）和“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”（江泽民总书记语）的指示的今天，才有明确的方向；只有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，才有“古为今用”的环境；只有在“故园情难舍，爱乡心常在”、“一枝一叶总关情”的乡贤的鼎力支持，才有实质的行动！

《阴那山志·增订本》，以三百年前李士淳亲纂的

《阴那山志》为基础，参阅清代光绪年间李间中的重刻本，在省内能找到的文献和资料，尽力寻找。在这基础上做了标点、整理、增补和校订等工作。其中，历代文人墨客咏叹阴那山、灵光寺的诗作尤多。为使这些文献资料和诗作，不至失传，不分优次，全收进书中。增订内容、校订工作考究，定有欠妥之处，祈望斧正！见谅！

在完成这书增订工作中，得到原广州市市长、政协主席杨资元先生题写书名；得到广东省政协委员、梅州市政协常委、香港润海行总经理、中外合资梅县华润铝箔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杨光华先生的鼎力资助；得到老作家老诗人罗滨先生和图书馆专家黄俊贵先生撰写序文；得到谢崇德先生的关心；得到广东旅游出版社审稿；还得到朱迪光、李健贤、潘其华等先生的支持，给《阴那山志·增订本》增添了光彩！为此，对关心、支持、的所有人，表示衷心的感谢，致以崇高的敬礼！

1994年甲戌初春于梅州有志书室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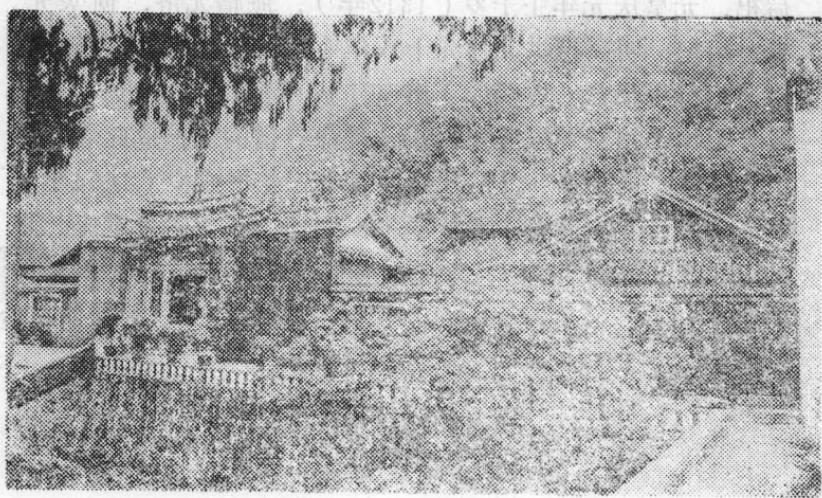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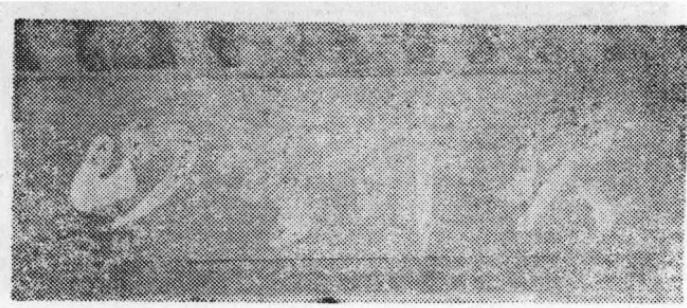
“鹫岭一峰”系仇昌祚题立的匾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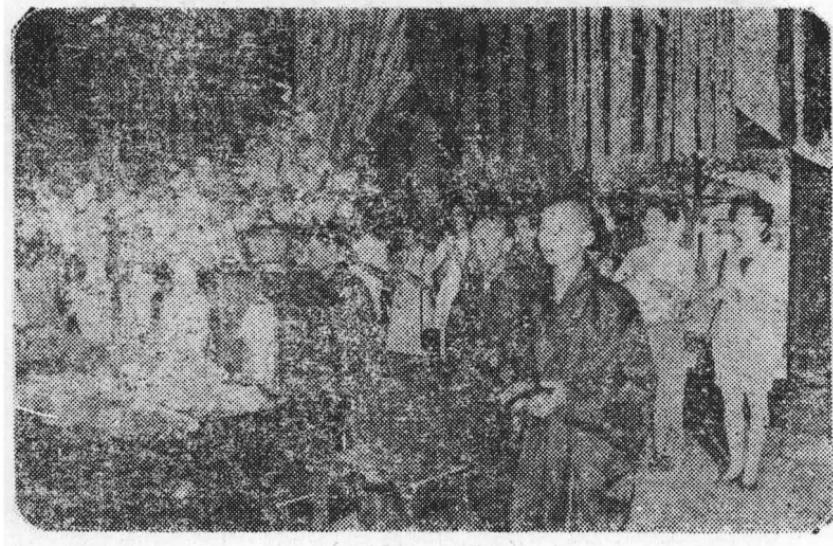
仇昌祚，清代曲沃（古山西平阳县，今山西闻喜县东）人。此匾系其任岭东观察使，于清康熙十八年己未岁（1679年）孟冬上阴那山，参谒灵光寺时所题立。

仇题此匾，意义深远。鹫岭，即灵鹫山。“鸡林俊赏，萧萧鹫岭之居”（王勃《武担山寺碑》）各地峰、岭，取此名者甚众：浙江杭州西湖之飞来峰，福建福清县北之鹫峰山，江西上饶县东南之灵鹫山，广东曲江县北之虎群山，山西五台山东南之菩萨顶，中印度之鹫峰……而他是山西人，当然取山西五台山之鹫峰山，鹫峰寺呀！此山五峰耸立，高出云表。山中有一灵鹫峰山，是汉明帝时建，唐时改曰大华严寺，明清改名大显通寺。仇有亲切意识，可谓乡情！然而，更有深义还，是取中印度摩揭陀国上茅城附近的鹫峰（或称灵山）。因如来佛曾在此讲授“法华”等经，佛家以此为胜地。仇将粤东阴那山五指峰比作“鹫岭一峰”，意在称颂阴那山、灵光寺为佛教之圣地！



阴那开山祖师潘了拳，生于唐宪宗元和十二年丁酉岁（817年）三月廿五日，福建省延平府沙县人。二十岁到阴那结茅为庐。后一僧一匠将茅庐改为砖瓦结构的圣寿建庵。后祀。元皇庆元年壬子岁（1312年），庵僧无济，创灵光寺。后圮。明高祖洪武建元十八年（1835年）七月，粤东巡检监察御史梅鼎（古燕人）出巡韩城（潮州），舟至程江，跋涉上山，察看寺殿秃圮，捐金爱命寺僧清坚扩建此寺。并更旌匾额“灵光寺”。清代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岁（1694年）秋，重竖吉立。道光十四年甲午岁（1834年）冬月重建。此匾由凤城林海媚重镌。（摄影：李健贤 罗选良 侯鸿忠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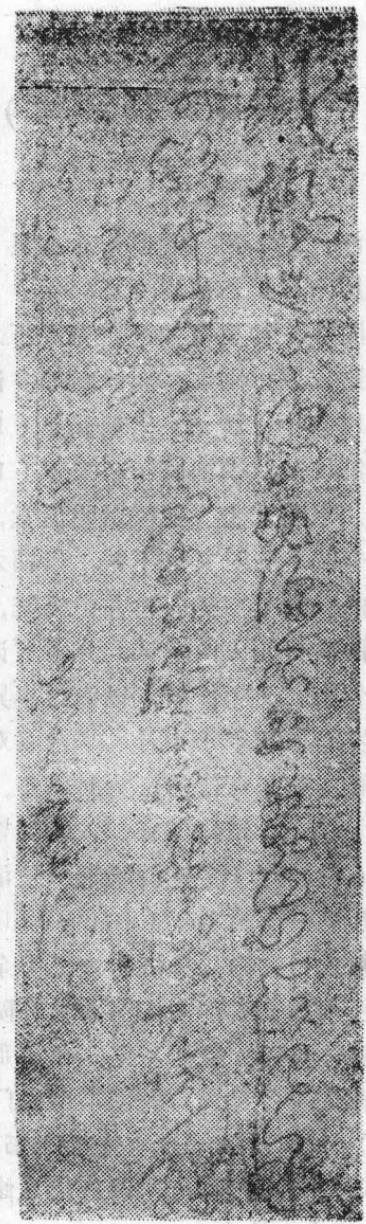






(1584—1665)
李士淳（二何）遗像

李士淳（二何）遺墨



铁桥过去便桃源，石上桃花不记年。

寄语中原车马客，风尘暂且一停鞭。

李士淳（二何）简介

李士淳，号二何。程乡（今梅县）松口洋坑乡祥安围人，明万历十二年乙酉岁（1585年）7月17日生。幼时聪敏，读书阴那。常引范仲淹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之语，以自砥砺。弱冠参加乡试，中明万历三十七年己酉岁（1609年）解元，崇祯元年（1628年）戊辰科会试中式，各列第18名。崇祯四年辛未岁（1631年）2月，授山西翼城县令，惠明训士，朔望诣明伦堂，集诸生讲学课文，捐俸建翔山书院，一时文风丕振。崇祯六年癸酉岁（1633年）2月调任曲沃县令，任内建乔山书院，讲学课文如任翼城时，并曾两次充任山西乡试，分考“诗经”和“春秋”，所拔悉三晋名士。三年任满，以治行卓异，应召入京。崇祯十一年戊寅岁（1638年）4月，平台召对称旨，擢置第一，授翰林院编修，充东宫侍读，为时六年。崇祯十六年癸未岁（1643年），充会试同考官，入彀又皆海内英才。崇祯十七年甲申岁（1644年）“逆闯陷都”。清兵入关后，潜归故里。从清顺治三年至七年（1646——1650年）间，接奉南明隆武帝，永乐帝敕谕，筹济军饷二万余两，在惠潮一带组织抗清，担任永历朝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，协理詹事府事。抗清失败后，隐居乡里，在阴那山设“粲花馆”，课士育才。清廷征召起用，敦促不出山门。清顺治九年壬辰岁（1652年），鬻产得500金重建松江书院，落成后改名为耆英书院，又名立诚书院，“以造士，修邑乘，以备文献”。

清顺治十一年甲午岁（1654年），在城东攀桂坊建先贤书院课士，并修《程乡县志》。他，年劭而学笃，著有《阴那山罕》、《古今文苑》、《三柏轩集》、《燕台近言》、《素言》、《逸言》等书行世。清康熙四年乙巳岁（1665年）10月14日卒于松江书院，享年80寿，葬于松口晒布岗（今松口壬山公园入口处）。